

篋中小集

斯集所詠，皆余大學時研修之書，久蓄篋中，偶一展視，如接師友，筆記五色，爛然猶新，昔人云凡所堪記憶，始為其性命之真者，豈虛言乎？然則兩鏡互見，故吾今我，縱覲面而皆真，復奚足以相語？寧非僧肇所言梵志歸家，「猶昔非昔」之慨也耶？聊付詞章，以託惘然，吉光易謝，來者難知，可與語舊事、述昔遊、以全余之真於他日者，或賴茲耳。

四書讀本

神話學有所謂智慧老人之原型，奧秘莊嚴，涯涘難測，憶昔毓老所誨於余二三子者，差近似之。師講四書，依蔣伯潛本，但以便初學於讀誦，其說則越漢宋百家而廣之，且時出微言，聞之絕倒，殆如今言黑色幽默。師諳於近代人物，每談掌故，皆有所發，如在其前，且時逾九齡，以持氣有素，神明不衰，足堪驚人。又謂來台後，恆以易乾卦潛龍之義自守，復書「長白又一村」顏其居。記余初入黌舍，受四子書，師未開篇，即詳闡孟子天爵之義，以自尊貴相期，余若有所會，而實未喻其用心，然迄今終不敢不以自勉，彷彿夫子尚在，余等猶肅坐承教於其前也。

誰看窮轍處，長白復群峰。永夜燈前盡，微言句外濃。

情還思濟世，意已付潛龍。耿耿今何覓，風埃況幾重。

儀禮鄭注句讀

孔德成先生授儀禮，用張爾岐本，時講士喪禮，師周旋章句，進度極緩，余嘗戲謂篇中主人死數月而不得殮，何慘然耶？師性喜談諧，然每遇微疑，未嘗輕縱，必命取原書，手自查之，獲而後已，又屢舉王觀堂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書示諸生，精嚴誠若是。後余偶亦得侍杖履，與宴飲，稱觴盡意而歸，今夫子謝世忽焉將十載，其罄欬似仍聞之，終無邈若之感。

浩浩年光勢不回，猶能杖履憶追陪。吉金傳拓堪成影，曲禮商量未許灰。

故魯混茫還欲嘆，後生狂簡更何裁。深情每念春風日，揖讓相將盡此杯。

史記會注考證

大二開學，本擬以土風舞為體育學分，加簽未果，無何，方徘徊俟諸退選者，忽見課表有史記，且不限人數，遂趨往，始知為阮師芝生退休前最後之課也。師每有豪宕語，素主公羊家說，擊案高談，聲達廊外，講析人物，必至毫芒，論吳太伯世家季札掛劍事，乃信筆書其口占詩，字大逾掌，末句為「心知心許我心踐」，咨嗟沉吟，宛若史公之贊語也。

何須一諾繫言詞，莫改初衷易昔時。歷歷孤心唯自許，滔滔舉世孰相知。
餘情每欲觀真偽，流俗猶將雜信疑。寶劍塵埃銷蝕盡，微吟舊句最堪思。

中國大歷史

黃仁宇此書及余秋雨之文化苦旅，皆中學時師長推薦之讀物，余不甚耐余氏行文，而獨嗜黃作，嘗齟齬與友人論其所言「歷史長期合理性」，去井蛙之說天，寔無異也。大一選修中國通史，期末李師東華令諸生自擇近人史著，以為報告，遂取黃說鋪衍成文，不意蒙師許可，獎飾逾量，余寵愧交加，竟無以答師，亦未嘗勉意於此，後師轉任他校，不數年驟逝，聞之傷沮。余久未讀黃書，然每見此，輒念李師之寬厚，益慚余年少之疏妄也。

小雨椰林道，迷濛綠漸肥。階前聞木鐸，卷末挹芳菲。

高遠恩空負，消沉意已違。杜鵑多寂寂，似感故人非。

老子

甫入大學，即聞辛師意雲之名，翌年乃得面謁，原想師當如魏晉間人，不期為福態男子，時方講史記陳丞相世家將畢，於余亦不甚愜，而未之言。師謂將續講老子，使余仍來，翌週如其言，師乃隨文闡發，迴翔於輔嗣之外，始信梁任公年少初晤康南海，惘惘然若失其故壘者，殆如是也。後嘗戲謂師曰，向使小子以貌取人，恐不免失之夫子，師大笑。

紫氣東來豈足珍，難能懷抱最無塵。攝生終欲歸柔弱，入世何曾礙隱淪。
未許聰明窺至道，還從博大識真人。天空海廓雲遊意，化雨堂前又幾春。

彌陀要解

大一時蒙學長之邀，入晨曦社，每週末例有共修，請謝師清佳講明蕩益彌陀要解，兼為定課，然余必逕赴黑甜鄉中，凡諸蓮邦勝義，皆懵然無所悉，遑論發菩提心，誠不啻蒙莊所笑有蓬之心也。唯學長必請晚餐，盛意拳拳，故多往之，越三月乃罷。復為宿習所驅，出入空有，汩濫諸說，枉自矜伐，不解復不信世有所謂亡羊之嘆，今日思之，唯喟然耳。

曾懷行腳志，煙水羨無涯。獨汲天中月，虛拈鏡底花。

沉浮猶不已，真幻欲堪嗟。驀見熹微處，荷風正彩霞。

簡明中國文字學

許師進雄以甲骨名，所著書尤不例於說文，亦不局於近世四堂之說。一日師偶語余，其親族先輩多不壽，恐為遺傳使然。余驟聞，無以對，乃言于省吾諸耆宿，多享耄耋，師當亦若是。師笑曰人生貴適意，修短榮悴，固非所計也。余似有悟入。又師室中懸有于氏手書相贈之集韓柳聯：自笑平生誇膽氣，休將文字占時名。今不知何在矣。

兀坐對殘叢，茫茫意自雄。性猶存膽氣，說屢破鴻蒙。

公館春方去，殷墟夢未終。何嘗思卜者，苦與辨窮通。

書譜譯注

余自幼喜書而不善書，入大學，復從杜師忠誥習之，初叩其鍵，師啟寓牖，使余入，以先至，唯余一人，仍負一囊，皆舊作，跼促不知所安，師笑謂既入我門，須將包袱放下。遂感釋然。後余每說此，聞者莫不解頤。師又嘗為諸生講孫過庭書譜，執馬國權本，間出己說，兼為示範，惜當日手機尚無錄影功能耳。

空惜鐵硯穿，幾回筆管禿。非笑不足道，枉自為奴僕。

任彼勞平生，雙鉤猶碌碌。安識老庖丁，全牛朗在目。

心手兼會通，千載容尺幅。風月共遨遊，相與出幽谷。

每念豁蒙時，一語最堪錄：但自觀足下，莫累舊包袱。

詞曲選

鄭因百先生此書為詞選課所必讀者。先生另有永嘉室雜文、桐陰清畫堂詩存。

聞道永嘉沉寂久，鬚眉想像已蕭疏。空憐紅藥詞偏怨，同寓黃州歲又除。
異代漫依新譜曲，青衿猶誦舊箋書。溫州街角斜陽遍，認取桐陰短夢餘。

靈山

余喜讀明清說部，今人所著，除武俠、科幻外，均少措意，長篇尤寡，故嘗選修現代小說，然選本仍多短篇，未能盡饜所望，最末為高行健靈山之節錄，出乎典型之外，驟讀不解而益耽之，如飲酒醞然不可止，遂窮一晝夜竟其全書，於現代小說家語言之魅力，始為改觀。詢諸同學，均無此感，唯一澳門僑生戚戚以為然，許余為知者。西遊記九十八回：長老等又近前看時，橋邊有一匾，匾上有凌雲渡三字，原來是一根獨木橋……三藏心驚膽戰道：悟空，這橋不是人走的，我們別尋路徑去來。行者笑道：正是路，正是路。

當年苦自叩靈山，典律商量費往還，相笑獨蒙君印可，凌雲渡口正潺潺。